

誓守台南的劉永福 (二)

蔣君章

入越開闢新根據地

吳亞忠既被清軍馮子材等部四面迫攻，他自己又受重傷，只能臥於床上指揮，而由劉永福傳達命令，其內外一應事務，都靠劉永福處理，而永福在此最嚴重的關頭，忽然求去，表面上看來，此人是屬於無情無義的一類，無可取之處。實際上劉永福之求去，自有其不得已之苦衷：第一，清軍勢盛，吳亞忠已處於重重包圍之中，如果吳亞忠身體健壯，突圍而出，未嘗無望；但是吳亞忠却已不能行動，這是坐而待斃同歸於盡的局面。第二，清軍既決心剿滅吳亞忠部，吳等即使勉強衝圍而出，亦必啣尾窮追，立足極難，即能立足，又何從而得糧食，故吳亞忠離開他的根據地以後，生存問題，依然極端嚴重，恐仍不出於同歸於盡的局面。第三，吳亞忠如能在歸順一帶的根據地，支撐一段時間，把清軍吸住，由永福所部突圍而出，另覓據點，再把吳亞忠部迎出，這是唯一的生路。劉永福計議停當，即向吳亞忠提出去留的問題，吳亞忠正依劉永福為左右手，

如何肯同意他離開？因此，一而再的就商此一問題，都得不到要領，到了第三次，吳亞忠知道永福已下了決心，而且永福所要開闢的第二個根據地是越南，為清軍勢力所不能及的地區，他此去不是只為他自己打算，而是為了吳亞忠的整個部隊着想，所以他勉強同意，他淒涼地對劉永福說：

「汝十分要去，亦無可如何；但帶爾之兄弟去，至遲一個月，則要復回，彼此相顧，吾與爾乃葭莩至戚，行要有始有終，切勿去如黃鶴，為旁觀冷眼可耳。」（劉永福歷史草二，初抵越南之劉永福）

永福是至性至情中人，他聽了吳亞忠的一段話，自然十分感動，相與誓約而別。故劉永福離開歸順後，時時緊念吳亞忠，時時想打回去接出吳亞忠。但是他的問題，也不如想像中的那末簡單：他先到波斗，由農秀業入越察看。波斗小地，劉永福在此坐待消息，人生地不熟的地區，要開闢一個足資固守的基地，談何容易，這一任務未能達成之前，他回去又有什麼益處呢？這中間

他也曾再三考慮到，不管怎樣，他率部回歸順以就吳亞忠的問題；但在劉永福離開歸順的時候，吳軍的糧食已甚困難，又經過一段時間，其困難更甚；倘使再增加了二百多人的部衆，豈非加重了吳的困難，加速了吳的敗亡，所以他始終不敢突然回去。按劉永福之離吳亞忠而入越南，遲至同治四年始得實現。是年，湘軍已圍太平天國的天都南京甚急，其明年，南京即破，洪秀全服毒藥自殺。江南的太平天國遂亡。主流已滅，餘黨力弱，自無生存餘地。故吳亞忠雖在劉永福離去後，仍艱苦支撐達四年之久，至同治八年始不能立足，餘部仍由吳銀率領，逃至越南。越方經由廣西巡撫蘇鳳文代奏，請調兵入越剿辦。馮子材乃率大軍三十營，出鎮南關，據諒山，敗吳銀部，吳銀飲孔雀血自殺。梁天錫率殘部奔宜光省，清軍追之，吳亞忠部至此消散。又按永福至越，住二十餘日後，未能有何建樹，但思吳亞忠甚切，派劉鳳崗等至歸順，探望亞忠。吳亞忠略知永福在越情況不佳，望其返回歸順。鳳崗答稱：「義哥說及，有米食則回，無米食則不回。」吳乃

大怒，責其變節，不堪共患難。鳳崗等回報，永福深恐吳亞忠已在怨恨與盛怒，回去恐將見殺，不回去又在情義上說不過去。在進退兩難的痛苦矛盾中，自己作了一個決定，但未敢宣布，徵詢部隊中的意見。

歸順神前歌，血為盟

永福把願否同歸順的問題，召集部隊，開了一次會議。永福表示自己的意見：「願同歸順，爾等衆意如何？」於是劉鳳崗提出面見吳亞忠的報告。衆怒，同聲回答：「不願！」永福仍言：如不同，「似乎難於對吳亞忠！」衆皆曰：「若要回，公自回去！」這次會議，得到了不同歸順的結論。但是，永福仍有他的苦衷，因為客居他鄉，擁衆尚有二百餘人，他所暫住的波斗，並不富，雖當地民衆，感於永福的聲望，自送糧食，但爲數不多，解決不了問題。他憂心如焚地又召開了一次會議，他首先說：「各兄弟相從我日久，我何忍相離，置各人於不理；惟歷來皆隸人部，我並未獨當一面，今日脫離吳亞忠，是我自樹一幟；況我之糧米，行將食盡，爾等衆所共知，倘日後糧米有不接濟時，彼時各出怨言，我何以對衆兄弟耶？縱各兄弟並無怨言，惟枵腹從事，亦難久耐，我及烏以對衆耶？」這是劉永福當時最痛苦的問題，至此和盤托出，看看大家的誠意如何？大家聽了劉永福提出的報告，異口同聲的說：「義哥糧草，我等皆知，刻下山客送來伙食，亦已將盡，惟有隨去隨算，諺云：船到灘頭水路開，天生我衆，難道餓死耶？」永福看到衆心

一致的擁護，於是他加進一步的向大家誓約，將來苦到每天只能吃粥一次，大家不能相怨，衆齊聲應諾，於是永福建議，大家在神前結爲兄弟，誓同心力，永不反悔。衆又齊聲應諾。乃焚香燃燭，祝告天地，歃血爲盟。盟畢，永福舉吳亞忠所贈之象牙質左翼將軍印一方，劈而棄之，自此永福遂與吳亞忠脫離關係，自樹一幟，當時加盟者共二十餘人，時爲光緒四年乙丑，永福年二十九歲。這裏，作者要特別指出一點，那就是劉永福御衆的才能。當劉鳳崗返回波斗，報告吳亞忠的態度後，永福矛盾了一回子，已經胸有成竹，但他却不以自己的決心，向大衆宣布，佯以欲回歸順之意，告訴大家，而由劉鳳崗報告吳亞忠方面的神情，暗示回歸順之不可能，讓大衆說出不願回去的決心；他糧食缺乏，又讓大衆表示誓同甘苦的決心，而後要之以盟誓，這些都是永福御衆的權術。昭告天地神明，歃血爲盟，是天地會傳統的辦法，故永福與天地會有關係，是無可置疑的。

盟誓既畢，永福即於夜間當衆宣布其此後行動的計劃。他說：

「我等現在廣西，無大作用；且父母之邦，不可騷擾，保護現用不着我們」；「現日安南地方，多被白苗、潯人霸據稱雄，蹂躪越境，百姓呼號無門，越王發兵攻擊，屢告敗北」；「以弟愚見，專往安南地方，隨機應變，諸兄弟以爲然否？」

原來，永福志在入越，在離開歸順時，內心已作決定；至此，才向大衆宣布，他還是不肯自

作決定，而徵詢大家的意見。大家聽到了他的行動的方針，齊聲應曰：「願聽指揮」。於是這一支後來馳名於世的黑旗軍，便向越北出發。而他的「父母之邦，不可騷擾」的宗旨，足證這位草莽英雄之深明大義了。

由桂南至越北，大嶺是必須經過的地方。那裏也有一股稱雄於地方的土匪式的許元彬，擁衆數百人，自立山寨，不受任何勢力的支配。這位許元彬，是廣東欽州的那勒人，與劉永福是同鄉，永福估量說以鄉誼，借途入越，當不致發生困難。次日一早，永福率隊南行，至晚至大嶺，以江湖禮貌，入見許元彬，許元彬實際上早已知道劉永福及所率的黑旗兵，故倒屣相迎，款談至洽；及知劉永福的入越計劃，表示極端的贊成。永福本意，只是借道，希望許元彬不加阻難；但許元彬則表示俟永福在越有所成就時，他願赴越效勞。許元彬對永福說：

「義哥雄才大略，高義薄天，廣西地方，雖然遼闊，不能展布，今入越一策，誠爲上計，時不可失，此去必大有作爲，仍望提攜弟輩耳。」「弟在此嶺固守，無任作用，後亦將入越，義哥先行，弟隨後體察情形，定當附驥；但如風便，但乞隨時賜音，免使弟等向隅，是所厚幸。」

他們兩人，一見如故，談話如此投機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慨。永福此行，不但得到借道的便利，而且日後還得到一支有力的部隊，幫助發展，真是喜出望外了。此皆永福平時坦誠待人和輝煌的作戰成績所得的效果。

吳亞忠對劉鳳崗的一席氣話，是深怪永福之不同，同時也想和永福商量入越另闢基地的通盤計劃；他以為永福聞其以大義相責，必將回顧德一行，他將多撥人馬與槍械，使永福為其打前站。不意永福意不同歸順，而單獨入越，乃大為反悔，派人追之，永福去遠，已是不及。由此可知亞忠御人無術，與永福相去太遠了。

竹槍奇陣大破白苗

永福在大嶺，言而有信，只住一日，翌日即整隊入越。首日紮營於安禮墟，這是越北的大市集，人煙稠密，市況繁榮；但是永福向來以不騷擾地方，為他鐵一般的原則。其時永福囊中，只有四千文，他們一行伙伴，寧可食粥，不作違反紀律的勾當。在大禮墟，永福他們只住一宿。次日至大河船，又次日至橫球墟。這是陸之平稱霸的地方，那個時候，陸已投向白苗，他也江河上的人物，聞永福至，招待甚殷，永福與所部在那裏飽餐兩日，然後經玻璃墟、野墟而達蘇街大墟。

在蘇街大墟，有一個叫做鄧晚的頭目，平日有眾百餘人，有事時四鄉壯丁，聞號召而至者甚眾，而且都有槍枚。鄧晚不知道為了什麼，為他的部下農秀業與黃守忠。農秀業是永福的舊屬，是離開吳亞忠時跟着永福同走，而在波斗分手，農是為劉永福打前站的。聞永福至，即晚來見，當謂永福「來得早了一些」，永福疑之，詳詰其原因。秀業乃以與守忠密謀，刺殺鄧晚，而迎永福為領袖之計劃相告；並謂刃已磨快，惟尚未動手，故嫌永福來得太早。永福聞其言，色為之變，而誠之曰：

「如此行爲，未能使得。我等初出幹事，未知南北東西，誰是定局？專講義氣，方可信用。……如此行爲，是恩將仇報，下次欲投別處，風氣所播，誰敢相容！吾恐棲身無所，天地雖寬，何處是立足處耶！……爾切切勿可輕於舉動為上策也。」（劉永福歷史草初抵越南之劉永福）

農秀業聽了劉永福的一席訓誡，遂中止刺殺鄧晚，自此隨侍永福，不離左右，為永福之得力助手。鄧晚（志雄）不久即與永福訂交，結為盟兄弟，深相結納，意氣亦頗相投，暇時同行出獵，同行釣魚，鄧且以心腹視永福。永福及其所部，至此得到安息與飽食之地，住了四五個月，這是永福投軍以來，比較能享清福的日子。

鄧雄部下的五個頭目，都是廣西人，與永福都很談得來。他們靜極思動，頗思求發展之路，因向永福建議攻六安州，建立一些功業。永福商諸鄧晚，鄧謂不如攻河陽為上計。鄧晚並且坦白地說，他已投向白苗安順主，如欲得安順主的同意，進攻部隊裝着白苗模樣，可以事半功倍。眾善其計，通知安順主，自有鄧晚主辦，無須永福他們操心。於是永福等都改穿全身白衣、白包頭，一如白苗的打扮，鄧晚並撥弟兄百餘人，火藥鉛條各三百斤，安順主亦派元帥軍師等十餘人相助。永福率部由水路前往，師至左六墟，適有左六州官率二百餘人巡邏，駐兵於水上竹棚。因得地方人士之助，安全通過。舟行十日，至棟墟，

又遇千餘越兵，在對河駐守，不能過。仍得地方人士暗中相助，別走蹊徑，始得至六安州之山西大屋。六安州一帶，已是白苗的勢力範圍，皆被迫受白苗統治，白苗苛擾，為居民所深恨。彼等聞永福所部，實非白苗，乃桂南著名的黑旗軍，大家都對永福表示歡迎，並請保護。永福慨然同意，四鄉請求保護者日眾，勞軍物品亦有輸至。永福以其一貫的坦誠態度對民衆，其軍隊紀律亦極佳，絕無擾民之事發生，因此永福能在六安州境內紮根，建中和團黑旗軍，黑旗軍之名，重復出現，是年為同治六年丁卯，永福年三十一歲。

白苗失去了六安州一部分的地盤，深恨永福及居民，發竹箋傳令，以大兵數萬，向黑旗軍圍攻。永福得竹箋，細思敵衆我寡，只宜智取，不可力敵，乃出營查看地形，以便誘殲敵衆。他看到山西大屋對面大田洞，是一片平原，時當十月，秋收已畢，田中雜草叢生其長及膝，旁有小山，夾一通道，為白苗進攻必由之路。永福回營，命取竹削成槍狀，長約六寸，得六百枝。傳令村董相見，每董授以竹槍一百枝，令照式削製，各以二百為度，限日交到，至期，復令各董派壯丁五十人，到軍前聽命。這些壯丁所做的事，就是把竹槍密布於山道的叢草中，每五六寸設一支，其插不到處，則置木梢為暗號，令本部士兵，只能循木梢而進，這便是所謂竹槍陣。布置已畢，永福回營，分配部屬，分別埋伏，嚴守以待。永福號令部屬，任由白苗前進，不得號令，不許攻擊。未幾白苗萬餘人，果然擁擁而至，開槍亂放，

惟不見黑旗軍一人。雙方陣勢漸近，黑旗軍乃發砲為號，火器熾烈，斃白苗無數。白苗見前進不得，乃循山麓小路退走。苗皆赤足，走入竹槍陣，足受傷，不能走，後部擁至，踐踏而過，又復刺足倒地，死者益多，其後續退者，踏屍而過，始得免脫。是役，永福軍大獲全勝，白苗死者約四五千人，生擒者百餘人，奪獲戰鼓、戰鐘、槍支、彈藥無數。這是永福從軍以來第一次打得最漂亮的勝仗，永福所部僅四百人耳。自此六安州一帶，即告安寧，附近地面的老百姓，即相隔十天以上路程者，也都來投依永福，請求保護，並自動的送米送菜，交黑旗軍使用。永福爲了保護他們，特令農秀業設寨棟冷，永福的軍糧，遂告無缺，而黑旗軍之威名，自此更大震於越北。

越南政府聞劉永福以少數兵力，大破二十倍以上的白苗，乃思利用這一股力量，驅逐白苗總督盤文義，盤文義盤據洪水河邊的地大山，雄霸一方，儼然是國中之國，越南政府攻之不勝，簡直毫無辦法；受其控制的越民，在淫威之下，只好予取予求，任其所爲，痛苦不堪，告訴無門。盤文義恨劉永福之破其同類，亦派兵向永福挑戰，首當其衝者，卽爲農秀業。盤兵被農秀業所敗，一時成爲對峙之勢，雙方都沒有進一步的發展，盤文義有一近侍名覃采元者，乃桂人，侍盤文義十餘年；頗見信任，但是後來失寵，仍在盤文義左右。覃采元探知農秀業與劉永福，都來自廣西，彼此有同鄉之義，乃派人密至農秀業處聯絡，表示可以殺盤文義，惟需彩金。秀業以此情形，轉向劉永福報告，並請示應付方法。覃采元的代

表，提出的條件，如果殺得盤文義，需要花紅獎賞。永福許之，並謂如果殺却盤文義而來歸，可賞銀百兩，並爲代請三折巡撫，予以百戶長之職。農秀業卽以此意告使者，使者還報采元。不久，覃采元果然把盤文義殺了，以其首級獻於秀業而轉報永福。永福如約，轉報於三折巡撫，轉奏越王，並請賞銀賞官。越王大喜，賞銀照發，並以八品百戶賞覃采元，並以七品官銜賞永福。自此，永福與越南政府發生直接關係，正式以越南政府的官員身分，統治其地位，不復是一個外來的割據者了。所以此事對劉永福來說，是相當的重要。

其時，越北地區，苗官甚多，都是魚肉人民的蠹虫，人民都是忍痛受苦而告訴無門。及永福敗白苗大軍，又誅盤文義，各地方耆民，都紛紛要求永福，爲他們除害，農秀業和永福幾有應接不暇之勢。永福知兩次勝利，成名已立，也覺得對於這些受苦人民的拯救，義不容辭，而且辦來也覺得並不困難。乃令農秀業等會同地方父老，分別至設有苗官的地區，一一捕治之。兩路四區之苗官，人數着實不少。陸續逮捕的達數十人之多，其中有巡撫市政使、按察使、府州縣官等文官，武官則有都統、統餘、督統等，其職稱一如清政府和越南政府的官制。永福對於這些苗官只負捕拿之職，不作任何處分；一一解交三折巡撫，依法懲處。自此，六安一帶的白苗，皆俯首帖耳，不敢仰視，越南政府的命令，乃可順利執行。這些，都是永福對於越南政府的重大貢獻，而永福及其所部的黑旗軍，自此威震整個越南。越南

政府爲了酬報永福所作的貢獻，屢頒上諭，予以嘉獎；尤其直接有關的三折政府，更是感激到無法可以形容，曾經有一次嘉獎永福說：「得公來，除巨患，萬民感激，朝廷倚若長城」，由此可知越南的人民和政府，對永福實在有感激涕零，恩同再造的內心感受。

黑旗智取黃旗部隊

劉永福在初投吳亞忠的時候，吳亞忠得到一個援助的幫手，混名盤輪四，他的真名字叫做黃崇英，這個人不知道什麼時候離開吳亞忠而到越南的？他到了越南以來，在河陽地區，樹立黃色的旗幟，稱黃旗軍，人數有四、五千人，實力遠較劉永福爲大。劉永福在六安，黃崇英在河陽，雙方各據一地，本是互不相干的。但是爲了保勝的爭奪，却發生直接的衝突。

原來，劉永福既在六安紮下了根，建立了聲威，所部也得到了飽食安住的地方，對於一個沒有事業心和進取心的人來說，應該是滿意了，可是劉永福並不是那樣的人，他在六安住了兩年，漸感坐守非計，而有另謀發展的企圖。會大嶺的許元彬，知道了劉永福在越北奠立了基礎，率部至永福處相會聚，永福對於這位舊日受過恩惠與招待的性情朋友之遠道相投，十分歡迎。其時永福所部已有六、七百人，再加上許元彬的部隊，糧餉支出驟增，更加鼓勵了他另圖發展的決心。時同治八年己巳，永福年三十三歲。

永福久住六安，探知洪河上游的保勝，有一個生意人出身的土霸，叫做何均昌的，霸佔保

勝，分設關卡，抽收稅款，皆入私囊，越南政府竟無可奈何。永福既受越南政府的重視，為越政府多做一些事，正是他份內應做的事，何況他自己正可藉此圖謀發展，把六安讓給許元彬，更可以表示他對許舊日相待之恩。趨向既定，乃令許元彬駐六安，令農秀業進駐寶河關，他自己則率所部接替農秀業的防務。如此，節節前進，一個月後，進駐龍魯，離六安已在二百里以上的距離了。劉永福在寶河住了兩個月後，即前進龍魯埠，與農秀業部會合，正謀向保勝前進，而保勝則已派兵來襲了。原來，何均昌倒下不是吳下阿蒙，他看到劉永福部節節上移，其目的必在保勝，乃派其得力部屬二人，各率數百人，開至龍魯的對岸紮營，這一支部隊的來意，劉永福自然十分清楚，因乘其安營之初，即渡河襲擊。永福所部是久經戰陣的節制精銳之師，保勝的烏合之衆，經不起永福勇悍之師的一擊，交鋒甫起，敵兵數十人即被殺，餘衆潰不成軍，永福軍跟蹤追擊，大獲全勝，大擡槍數十枝，槍數百支，火藥、鉛碼、旗幟、器械、糧米無數，悉被黑旗軍所獲，何均昌不啻向黑旗軍送了一筆見面禮，保勝爲之大震。

龍魯是一個相當熱鬧的碼頭，滇商循河上下者絡繹於道，其主要的輸出爲鴉片，主要的輸入則爲食鹽與綢布雜貨，永福爲了軍餉，也酌收賦稅，故軍中糧餉，尙稱豐足，休息整備了一段時間，乃向保勝開拔，以龍魯交許元彬，他親率所部，上移至新坡與龍王廟，分別紮營。這兩個地方隔河相對，相去數里，都距保勝亦僅數里，而龍魯則已在二百里以上了。尤其龍王廟，向有保

勝水口第一關之稱，是一個要害之區，黑旗軍駐此後，保勝之戰，已有一觸即發之勢了。時同治九年，永福年三十四歲，其進駐新、龍二地，則爲二月間的事。

何均昌知永福進兵新坡與龍王廟後，大驚失色，認爲有先發制人的必要，乃派楊明率雲南軍千餘人，首先撲攻龍王廟。時永福駐節新坡，即渡河與龍王廟軍合力作戰，楊明敗回保勝，永福亦不進擊。如此往復衝殺，黑旗軍皆勝而不追，遂成相持的局面，延長到翌年的三月。何均昌知非永福之敵，乃一面入雲南募兵，一面向河陽求援於盤輪四。黃崇英霸佔河陽地區，山多田少，而兵數甚多，久有圖佔保勝之意。故保勝的求援使者至，大喜過望，立即允諾，親率全部，向保勝增援，由河陽至保勝，必須經由六安等地，那就是劉永福的來路，沿途都是劉永福的勢力，但都兵力單薄，實無抵禦黃崇英（一作祥英，即盤輪四）的能力。永福偵知何均昌與盤輪四相勾結，有腹背受敵之慮，而本部兵馬，又分散各地，一時無法集中，大有進退爲難之苦。這裏，我們所不能了解的，何均昌實力不大，且皆烏合之衆，不堪一擊，劉永福爲什麼不乘勝之餘威，先佔保勝，消滅一個爲人人共恨的土壩？此在當時，或有其他顧慮，我們現在也無從追溯其原因了。

黑旗軍既然遭遇當前的困難，一向胸有成竹的劉永福，依然不肯表示他自己的決策，先向大家徵求意見。他而且危言聳聽地說：

「保勝土壩何均昌，疊次失敗，保勝地方，不難得到。今聞伊派人前往河陽，招盤輪四精銳人馬數千，協助楊明張來慶等上下夾攻，度此情形，甚難取勝。我等部隊，由六安、寶河、龍魯、龍王廟、新坡各處分紮，統計亦不過七、八百人，衆寡懸殊，其不可敵者一；河陽人馬精悍，不比雲南土人，彼既精且衆，我雖精而寡，其不可敵者二；楊明、張來慶等四、五千人，由保勝攻下；盤輪四有三、四千人馬，現在起程，不日由六安、寶河、龍魯夾攻，上下截擊，其不可敵者三，夫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，倘不可戰而守者；溝深壘高；鞏固寨柵，死守一隅，猶可靜待時機，雖不能攻，亦可能守。今之現象，攻既不能，守亦不可；若不及早籌劃，將來盤輪四人馬到六安攻上，楊明、張來慶攻下，斯時欲奔無路，束手待斃，甚不可取。夫作事宜未雨綢繆，勿臨渴掘井；諸兄弟相從有年，古云：一人計短，二人計長，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，愚者千慮，必有一得，其各抒所見，以救困難，幸勿知而不言，言之未盡也。」（劉永福歷史草黑旗與黃旗角逐一）

劉永福把這個衆寡懸殊，攸關大家生死存亡的大問題，在軍事會議中提出，而且把雙方的形勢利害，剖析得十分清楚，他處處把敵長我短，曝露無餘，好像黑旗軍在這種情形中，只有死路一條似的，其實，他早有應敵之策，只是深藏胸中，看看大家的智略與膽識，這是永福御衆的慣用辦法，他是用民主的方式，把自己的主張，轉

變為大家的主張，然後大家為了這共同的立場，拚性命，出死力，共同奮鬥，來實現這個主張。永福這種辦法，是值得參考的御衆術。

破敵妙計起用女謀

永福提出了他的問題後，就靜聽大家的意見。與會人員聽到當前危急的形勢，紛紛發言，大體上可分為主避與主戰兩派。主張遷居他處以避敵鋒者，以為率部開往十洲，可獲安全，多數頭目，都有同感。主張竭力與敵周旋者，以廣東欽州籍的頭目曾七為代表，這一派反對遷避，其理由是由這樣的：

「……我等各位兄弟七、八百人，相從義哥，患難相顧，戰則必勝，攻則必克……各皆英雄異勇異常，從未有稍挫銳氣。今一旦未戰叛奔，是聞風而走，從前銳氣，一落千丈。如此，則人心渙散，人心渙散，必然隨逐投入別人之手。況往十洲，乃避患於一時，難於避患於後日。若義哥乘此而逃，彼得佔據，雄視一方，將來鞏固，必開率大隊人馬，來相攻擊。十洲之行，鄙意不可！」（同前）

我們從這一席會談中，可知劉永福雖早已為黑旗軍的領袖，但他和各頭目不同，仍然是兄弟相稱，所以彼此之間，感情融洽，毫無隔閡，黑旗軍可以說是「有紀律的水泊梁山式的英雄好漢的組織。曾七這一番議論，就是「我能往，寇亦能往」的原理，他提出黑旗軍過去的威風，和遷避十洲的非計，大家雄心勃發，原來主張遷往十洲

的頭目們，也認為理由充分，相顧無言。永福至此，看到了軍事穩固，才提出自己的主張。他帶着安慰的口吻對他們說：「各位兄弟，無妨，我有妙計以勝之。」這仍是對付白苗時的那句老話，所謂「可以智取，不可力敵」者便是。

永福破敵的妙計，還是先從黃旗方面下工夫。他在會議中，看到曾七是一位有智略、有膽識的英雄性人物，頗有可取之處。他的妙計，第一個執行者便是曾七，第二個執行者便是許元彬。他和盤輪四在吳亞忠那裏，已有同事之雅的情緣。他的妙計，就以此為出發點，以誠懇招待盤輪四做手段，表面上對他非常恭敬，招待務求其週，飲食務求其豐，表面上表示一家人的誠懇態度，推崇備至，他的目的，一方面藉以探聽盤輪四的對劉永福的真實態度，一方面使盤輪四的部屬，都了解劉永福相待的一片真誠，不宜橫生猜忌，來瓦解盤輪四的部隊對劉永福的敵視情緒。於是劉永福以他的妙計的步驟，密告曾七，即命曾七即命迅至龍魯，密告許元彬，趕返六安，要他以最親切的態度和最隆盛的款待，歡迎盤輪四，沿洪河流域所有黑旗軍駐防地區，都以同樣方法，熱烈歡迎盤輪四部隊。時許元彬雖駐龍魯。但其家屬尚在六安，許受曾七的口傳密令，轉囑其龍魯的心腹，照計行事，他自己則趕返六安，籌備對盤輪四的歡迎。

許元彬偵知盤輪四部隊即將到六安，即命部屬準備大批豬羊鷄鴨，盛辦酒食糧米，他自己率領人馬，在六安二十里外，塔造牌坊與營房，恭迎盤輪四。盤輪四看到聽受劉永福指揮的許元彬

如此恭敬相迎，自以為已得到劉部的擁戴，欣然跟着許元彬進入六安。許元彬將他妻子所住的上房，讓給盤輪四的妻妾居住，即令其妻侍候盤輪四之妻妾，即在夜間，亦搭一臨時臥舖，以便盤某妻妾之隨時差遣。許元彬並代達劉永福的意志。對盤輪四說：「劉某早日望四哥到來，如大旱之望雲霓，久渴之思甘露。今知四哥到來，劉某萬事皆聽四哥指揮，無不遵守。今四哥已到六安，請入柵居住；所有寶河、龍魯、新坡各路，均一一預備公館、豬羊、酒、米招待，幸勿見棄。」盤輪四看到許元彬如此誠懇，遂在六安大柵居住。第一日，許元彬以盛宴款待盤輪四，並以無數的豬、羊、酒、雞、鴨等，招待盤輪四的部隊，大家都酒醉飯飽，始相率散去。盤輪四本人，也在觥籌交錯的酬酢中，直到更打三鼓，始與辭而出，歸與妻妾相敘。酒醉之後，便說真話，他在他的妻妾面前，把他相助何均昌的用意，赤露地吐了出來，悉被佯裝入睡的許元彬之妻，聽得一清二楚，向劉永福提出了最詳盡而正確的報告。

慈禧與珍妃

章君毅等著 定價叁拾元

本書精選名作家章君毅、徐荻芬、康僑、龍寶麒、王成聖等佳作拾萬言，附以珍貴圖照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